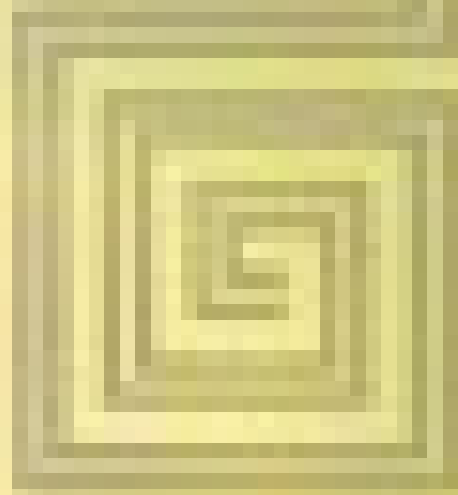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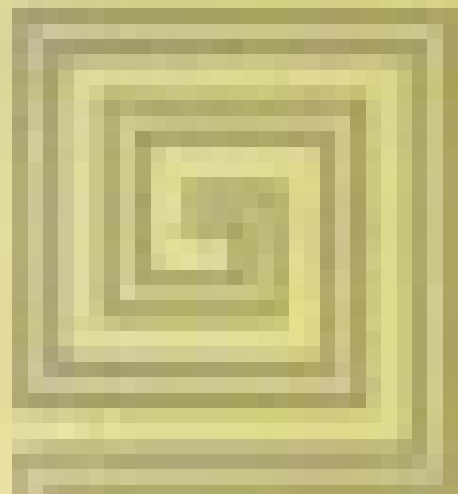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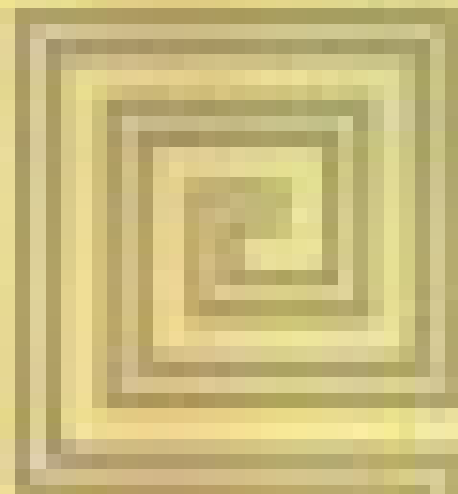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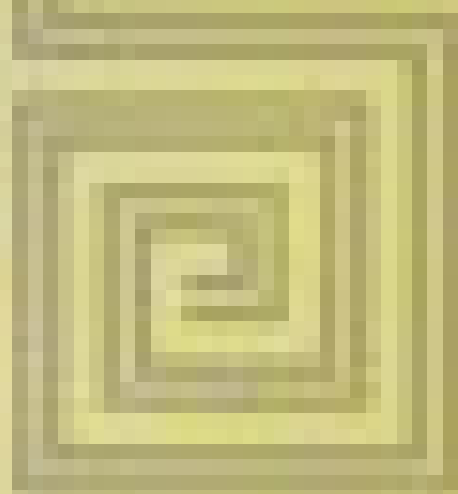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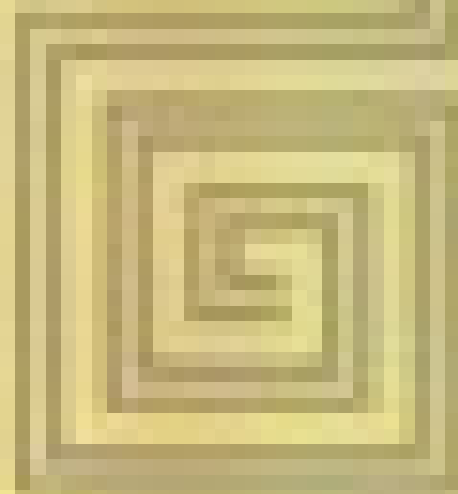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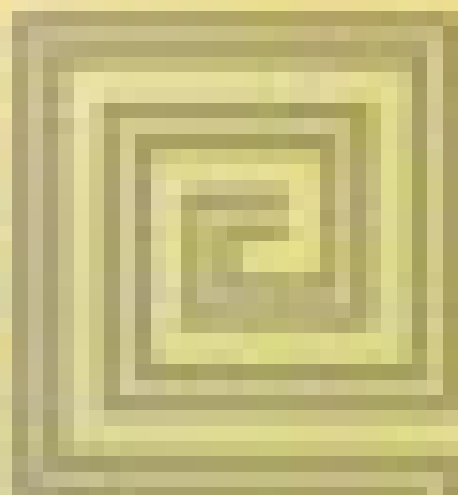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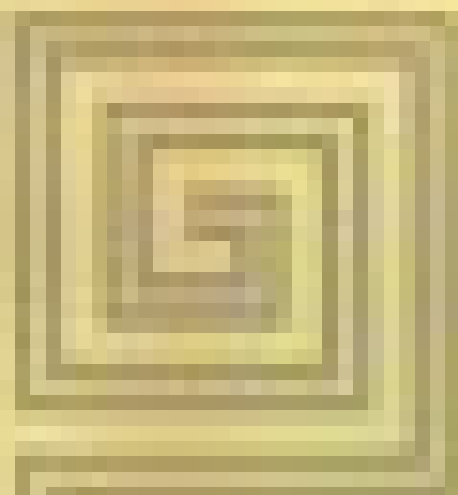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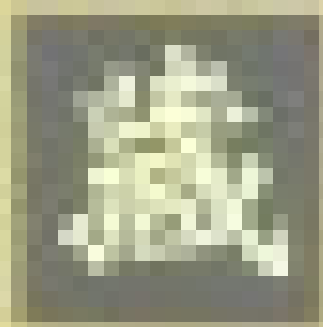


道

藏

27



第二七册

通藏

李一氓



文物出版社
上海书店
天津古籍出版社

進太上感應篇表

義一

臣瑩微言凝旒重道深嘉

太上之格言錄梓造工幸畢微臣之素願輒
僭聞於

淵聽用祇答於

宸恩臣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臣竊觀寶藏之
諸經中有瑤編之大訓本慈悲而救物爰詩
複以誨人謂善惡感召之由端類樞機之發
而禍福應驗之理捷於影響之隨千二百懇
懇之辭億萬載昭昭之誠然必賴明良之敷
闡迺能率眾庶以皈依恭惟

皇帝陛下垂拱視朝緝熙典學講貫雖專於
六籍搜羅旁及於羣書道訪竊雲繼

聖祖下風之請化流清靜邁漢皇當日之規
怡神政事之餘玩意天人之際將推行而傳

速故哀集以加詳義畫丁寧冠驪珠之八字
甘盤叙贊擅鴻筆於一家煥乎函笈之光榮
矣簪裳之遇臣公庶無取撲野何庸焚修濫
廁於竹宮名姓誤塵於

楓陛曩已躡教門之陞擢今又叨

睿旨之使令寵拜賜金冒司錄牒誓竭眇綿
之力少伸報效之私慨念先臣每懼斯文之
廢闕不圖回祿愈增吾道之宣明董奉刻以
既周謹緘熏而恭進伏望

皇帝陛下俯留一覽誕布四方俾爾民皆遷

善之歸自樂從於教化則是書為扶世之助

庶不負於

君師臣謹以所刊

御題太上感應篇一部八卷隨表上進以

聞臣瑩微惶懼惶懼頓首頓首謹言

變率臣日有衡義書教門事太宮齋胡叢表

太上感應篇敘

先儒有言天理人欲同行異情故飲食男女
謂之欲矣然於其間理欲所由分邪正所由
辯於是善惡殊途相去遠矣使皆以飲食男

女為人欲則是閉口枵腹然後可以得飲食

之正絕滅種類然後可以得人倫之正是惡

有此理哉使夫人而渴飲飢食男室女家舉

是兩端驗之心術之微達之家國天下念念

不離乎天理之正則是諸惡莫作眾善奉行

也已夫如是則感應篇不必有可也奈之何
好善未必能如好好色惡惡未必能如惡惡
臭始而消消終而滔滔始而萌於一念慮終
而散為千萬端善念不勝惡念之多君子不
勝小人之眾也此感應篇所由作而注者之

功出入三教網百家因事引類旁引曲證攷

攷勸人為善之意也是書在故宋時嘗刊版

于虎林之東太一宮前有李宗題識諸惡莫

依眾善奉行八大字其時大儒若真西山先

生鄭安晚丞相皆有序引內附已七十餘年

其為版不存久矣余鄉備負永嘉莫府時刊

積善錄諸書今人吳得四書集注并小學善

本皆已勒諸梓欲復刊是篇則心力有所不

追矣吳人溫懷仁君壽家藏是篇恒恐磨滅

於是捐金刊諸梓不足則募施者以足之經

始於至正七年之冬更九年秋八月刊工告

完君壽刊是篇時以余有意為善也實謀於

余余力雖不能振之而時時勉之以有終始

則余不為無助刊完乞余為之序故不敢以

俗陋辭承德郎平江路總管府推官許昌馮

夢周敘

大上感應篇舊出道藏宗李刊版臨安太一官其首題八字蓋宋理宗御書其以次序述之者鄭安晚丞相真西山先生餘皆其時宗工鉅儒觀其意無非勉人爲善之意也懷仁生長吳下自先人以來莫不好善至於懷仁克守先業令犬馬之齒且望五十竄身民籍中及保父母遺體要皆不敢爲惡之所致也於是敬以此篇刻諸梓庶與四方善人因是篇也日加修省幾不孤太上開示之旨敘者注者誘掖之意云平江溫懷仁謹敘

史遷述老子傳參舉萊子史儋之倫未始定于殆不知孰爲老氏者而葛稚川以爲所歷非一世所出非一人其論去遷遠矣遷之言曰無爲而自化清靜而自定則老氏者吾不知其爲天人也耶唐興推其祖之所自出躋於上帝尊之也至矣今讀其所著道德之篇言用天下國家者莫詳焉至其窮極微妙旁羅秘隱於是莊周列禦寇之徒始以其說滂洋乎天下而莫適於實用載讀感應靈篇

與蜀士李昌齡之註是殆推本道德之旨發明禍福之端究詰天人之證嚴於訓戒以警悟人心者乎雖然人道適天道遠人之盡天之合也蓋曰善而無所勸則沮惡而無所戒則流使人知所勸而勉於善知所戒而懼於爲不善則夫保衛良心適其情性之正惕然不敢自肆以速戾于厥躬有關於治化審矣天以天爲不可不信以己爲不可欺以人爲不可逆以物不可不愛順而行之何往非福反是則禍之招也可不謹與論者曰順德者祥反正者殃此天道也爲善以邀福不幾於有所爲而爲之手蓋親履考祥者理也小善未孚覲心已生則人事之作止而天道之遠邇係焉故貴乎誠之也或者又曰顏夭而距壽慶富而憲貧董秦之官爵黔婁之衣中天之報施又何難識之若此蓋修人事而契天道所以盡性也順天道以修人事所以至命也人性無一之不善則是訓是行而不貳其心抑亦可以立命矣故知戒懼之不可忘而克於至誠之久知是心之不可妄用而達於

清靜無爲之妙讀是書者所當盡心焉迺若注釋之搜冥抉怪旁引曲喻是又當嘉其用心之虔而審取焉則可矣紹定癸巳季夏中齡九峯真逸陳奐子敬父序

太上無言不得已而言其言感應篇云者律程嚴備達徑明分策之使趨尼之使辟總一千二百七十有四字始之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終之諸惡莫作衆善奉行指歸精切不過此一十六字愚夫愚婦易知易行李註言逾十萬不既多乎矧蔓而爲序爲跋未已也且天地之間惟一感應心吾心也無欠無假感之在我應之亦在我故善者常福不善者常禍感而爲應應復爲感循環無端有以類至宜非可以文實索也彼託文字而傳者削之又削之至於不容削辭文字而悟者忘之又忘之至於無可忘銷聲剝華呈真露樸心與道混隨感隨應若是則文字誠不足尚矣雖然動而之乎情其不謬於感應者幾何人哉性命之薄文字之滋也集衆妙以鈎其玄揭諸微以昭其信曾謂疎略簡淡之辭可以

振遺響於大道將隱之後耶編牘爛熳主一善而已使人果能以善為感應根則諸福之物皆其心官統之雖太上此篇藏諸金匱可也吾亦將守中焉端平乙未長至後三日方厓龔勿來謹跋

是書也以感應名為宣苟云哉世人每以感應二字作一句輕讀過豈知有感此有應感者在我應者在彼固未有無感而自應者也幸今吾邑刊是書則人皆可以有是書矣人有是書要須心有是書使心無是書雖模以紙修其帙歷架充棟猶無書也詩曰上帝臨女毋貳爾心心乎心乎其有是書之心乎嘉熙戊戌歲閏月朔日谷口鄭大惠謹題

太上感應篇之作正所以開千萬世愚天愚婦為善之門也感隨於應應孚於感其機甚速可不謹哉若夫感不在物而在心應不在近而在遠則士君子者尤當默會於自然之中可也真氏子其勉之熙戊立夏後十靜軒先挺跋
太史公作伯夷傳有曰近世操行不軌專紀

忌諱而終身逸樂及原累世不絕或擇地而蹈之時然後言行不由徑非公正不發墳而遇笑禍者不可勝數也范孟博誠諸子吾欲使汝為惡惡不可為使汝為善則我不為惡合二子之論而觀之而感應之說遂窮使後世為善者懼為惡者肆未必不繇此也余謂有天道有人道福善禍淫天之道也趨善遠惡人之道也為人行人而已而禍福何知焉感應篇之作為不能擇善而行者設爾人心未嘗無所畏上焉畏義其次畏禍讀是書者見為惡得禍之可畏充畏禍之心而畏善之心萌焉則庶矣端平丙申二月既望里人葉應輔謹書

世謂感應之云獨出於老佛氏非也書有作善降祥之訓易有積善餘慶之言大抵皆此理也顧嘗思之所謂善者果何事耶傳稱活千人者有封而殺降者殃及三世然則有志於善者必其權足以生人殺人然後可也陋巷簞瓢之士將焉從而用力乎否則嚴禱祀以徵福於鬼神植因果以希報於冥漠此又

利心之尤而不足以言善者也然則當奈何余聞諸孟子曰雞鳴而起孳孳為善舜之使也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夫雞鳴而起未與接物善焉乎施存心養性此人事也於天何與嗚呼知乎此而後知為善之本矣蓋天命之性賦之於人本皆至善自夫汨之以私亂之以欲然後反善而之惡爾心者所以主乎性者也吾能兢畏齋果如臨君父如封神明則本心常存而性不失矣循性而行何往非善是為不負天之所予者此既所以事天也雞鳴而起孳孳一善者為此而已

苟存乎此則天下之善皆此焉出雖功被萬物澤及百世亦自是而充之爾予故曰此為善之本也李公註感應篇以論人子懼世人不求諸內而求諸外顧以力弗足而怠焉又或出於僥求觀幸之私而反流於不善也故書之篇末以告觀者庶不失感應之本指雲端平二年上元日西山居士真德秀敬跋
天昌謹齋心三復
太上感應之旨金輝玉映如日之必燥雨之

必潤炊之必熟種之必生也恭惟

皇上御灑八字簡明二理該貫真三十六部

之喉衿萬八千篇之管轄也敬閱大丞相妙

贊心鏡了然輪關透鑄隨筆呈露所以開人

心之蒙昧獨步香冥之日月也若夫李君集

註世網媚如懲妄破謫迎刃解散所以去人

心之危疑直躋霄漢之風雲也是理也吾儒

講之熟矣達者施於政窮者蹈於身未嘗不

深切著明也是書之旁引曲論特以發明是

理其有功於輔教者哉君子由是而行夫已

○所未行以覺夫人之所未覺庶愚夫愚婦

皆知遷善遠罪極而至於天人一心物我同

視始不辜刊行是書者之本意也時嘉熙戊

戌夏五朔謙堂陳天昌謹書

天道福善禍淫人之積善積惡殃慶各以類

至間有為善而得惡為惡而得善或者修有

之念從而怠焉是未明夫熟與未熟之論耳

老氏言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倚伏之幾

誰其尸之惟君子率性而行不難以為正其

義而不謀其利明其道而不計其功此感應

篇之本旨也觀是書者無徒知之宜尤蹈之
嘉熙戊戌夏至易隱太初子應辰謹跋

紀述靈驗

昔峨眉令奉議郎王湘紹興辛巳歲因觀此

篇焚香誓行數十件事後氣疾昏悶殊絕更

衣而卧男女環泣覺身在半空間哭聲微如

蜂蠅少頃有人云王湘方欲行感應篇真樂

善者且速放還已而遂甦

遂寧府周虎因獲此篇日遂觀閱又奸與人

演說紹興二十一年二月二十一日暴死經

日還魂謂妻曰有人追去陰司見庭下皆立

籃縷人各有力士執州府旗號管押虎被驅

立本州旗下顧盼左右半是鄉里餓死者心

甚恐怖俄頃呼至殿下瞻殿上坐者如人間

畫星官像呼虎喻曰汝本在饑饉籍中今以

汝欽奉

太上感應篇為人演說汝雖欲行未及一二

然聞而回心為善者多亦有行持而證仙果

者皆因汝之功今一舉進至已改注壽祿籍

訖放還之後堅固善心可證大道不復來此

箴既出忽一吏戒曰汝還陽間更宜將感應

篇廣行流布若一方受持一方免難天下受

持天下豐治傳受之士功業不淺非但脫水

火盜賊疾苦之厄凡能平心待物亦可祈求

男嗣添注壽祿廣而充之可造神仙箴因省

敬錄其事以警世人噫即此知彼二人福興

一念而報應已若是其有信心力行更相關

導引接未來積之以漸持之以久則

天地鬼神森列昭布豈無助於冥冥之中哉

台州仙居縣城西王竺有次男王淨年四歲

嘉定乙亥六月十二日午時生因戊寅年二

月二十三日帶出開嬉被邪祟侵害回家

不能語言至二十六日戌時身死竺情切發

心命工刊

太上感應篇印施欲求亡男王淨魂魄再投

母胎人為兒子果蒙感應妻黃四九娘已卯

春有姙至前三月二十八日夜夢到黃巖繼

定先觀黃錄普度大會附薦所同亡男王淨

共轎歸家夢覺胎微動至十月十八日申

時生長男子捨在東嶽行宮取名師回至乙

酉年妻復有孕得病甚篤四月二十八日命工上此篇板即有報應次日下手刊行病則

繼痊此後報應乃邑士施來文得之於妻弟即時復見居嚴與

新都楊道機字明夫云吾鄉友人學諭宋子止一日嘗與子言曰慶元改元夏六月十二

日早有雲遊道人以久病死於所居之壁後至晚忽引首相視若有言者因詢之曰貧道死良久而甦略有怪事願聽其說貧道姓張天彭人也家以酒業破蕩遂慕道流落於嘉眉黎雅間口傳

太上感應篇緣化以充旦暮至雅安有一茶肆日供齋饌令貧道念誦此經雖為至誠轉

誦然止能誦其半而未完全篇每以為愧數日前以病故卧於此適早困絕初夜之時見一鬼吏呼之前行至一官府恍若嘉州憲司

方入門見飢餓者無數又過一門有一大庭見庭下旗幟羅列鎗戟滿前有一人坐於廳上遂引至前問曰爾在生之日誦

太上感應篇何故止誦其半貧道竟不敢答又曰汝雖有過而亦有功令還人間更受辛

苦百日吏遂引出謂曰汝以誦經不及全篇所以至此今既生還若到人間可究全篇及化世人誦念此經即可免汝之罪言訖而覺又泣而告曰貧道所見如是恨此身穢惡不能化人乞為作一方便以

太上感應篇普勸念誦一以願奉道之人消災集福一以少贖貧道不誦全篇之罪蓋知太上感應篇其為冥司取重如此雖誦而不全其報應尚爾況知有

太上感應篇而略不念誦奉行者乎

簡州進士王巽於開禧丁卯之冬染病困篤為陰府所攝比至一山樓宇壯麗金釘朱門金字大書曰東嶽府內則廊廡清肅階階峻嚴有青衣道士數輩如以職役於下仰視殿左一碑高可丈餘乃金書一

太上感應篇誦讀敬禮而出復經從一所在宛如官府榜曰速報司方諫然而身已至於庭矣人亦眾聚有繫縛者有從容者半可面識似各以善惡照對所拘不相存問俄聞呼巽姓名曰

太上聖訓汝既面覩切宜欽奉從此當持殺戒聞之釋然其疾頓愈

黃巖縣郭進士楊琛因親刊感應篇遂占助一版甲午春夢神人告曰已排君在第三甲第十七名意謂應在科舉次日刊局發版樣請金乃刊琛名在第二卷第十七版丁酉春版將成就刊局欲再作小卷刊施本文使人便於持誦庶幾由誦而覺由覺而行進士沈球因內子項氏有娠多病發心刊施至三月庚申日刊成刊者捧版至門項氏即產不移時刻母子俱慶且無少艱至若真大圭竭誠募刊是篇繼獲嗣續及凡能至誠助刊者亦多獲嘉應今不敢隱其感應之實姑述其略用勸善男信女恪意受持正真在我則自應於彼矣

太上感應篇卷之一

李昌齡傳 鄭清之贊

太上曰禍福無門唯人自召

傳曰一念未起則方寸湛然有同太虛何者為善何者為惡及一念纔起趨向不同

善惡既殊禍福即異此太上所以言禍福無門唯人自召也大抵一念起處即禍福

之門篇中之言皆其事也昔衛仲達初為館職被攝至冥司冥官命吏呈其善惡二錄比至則惡錄盈庭而善錄纔如筋小官

色變索秤稱之既而小軸乃能壓起惡錄地為之動官乃喜曰君可出矣仲達曰某未四十安得過惡如是之多乎官曰不然

但一念不正此即書之不待其犯也仲達曰然則小軸中所書何事官曰朝廷嘗大

興工役修三山石橋君上疏諫止之此諫

藁也仲達曰某雖言之朝廷初不從於事

何益而能有如是之力乎官曰朝廷雖不

從然念之在君者已是向使聽從則君善

力何止如是將見乘此而立獲度世矣尚

安得而攝君乎奈何惡念太多力已減半

不可復望大拜後果止於吏部尚書嗚乎

仲達之惡止是空有其念尚至一旦損盡

合作宰相之福況本自猥薄而又多直犯

者乎於此益知一念起處信為禍福之門

也是故趙康靖公緊嘗置餅豆二物於几

案間每念起必隨善惡以豆別之善則

投一曰豆於白餅中惡則投一黑豆於黑

餅中初則黑豆絕多既而漸少久而善惡

二念都忘餅豆二物亦俱棄而不用此蓋

消磨至於瑩徹無復可以記別者也嗟乎

世人方寸之間波瀾萬丈尚何望如趙康

靖之至于瑩徹乎將見損福如衛君也

贊曰

禍本自求

尊由自作

同出念慮

分爲善惡

吉凶感召

影響酬酢

毋待已形

所貴先覺

致力於斯

俯仰無作

善惡之報如影隨形

傳曰善惡之報而以形影為言者謂作善

得善作惡得惡亦猶形之必有影也昔曹

彬忠誠事君謙恭自處不急貨利不樹私

恩振乏絕恤鰥寡喜愠莫見不以富貴驕

人雖帥師征討未嘗妄殺初破遂州諸將

皆欲屠城公獨執為不可及伐金陵必先

焚香誓眾城下之日無得妄殺一人舉此

二端餘惡可見前後全活可勝言哉又如

捨然而雪昌言自誣而救全斌緩決新婚

之吏不傷已整之蟲皆感德也是故諸子

皆賢令璋琮瓌繼領旄鉞少子玘追封王

晉賈生光獻太后以至濟陰生章王晉子

孫昌盛近世無比然則為善之報豈不如

影隨形乎閩中國計使薛文傑常與內樞

密吳英有隙一日閩主鑄使至徐考覘鬼

宮中文傑因今以英將反為對鑄信而殺

英時英久典閩兵軍士悅附閩英冤死無

不切齒適吳人攻建州鑄發兵救之軍既

發乃逗遛不進必欲得文傑而後行鑄不

得已以輓車械送軍士得之齎食立盡初

文傑之為鑄造此車也謂舊制無他苦於

是自出新意車內皆周植鐵銼銼皆內向使檻送者居中不得動轉動即爲銼所刺其意必有所主無何未及施用至是乃身自嘗之然則爲惡之報豈不如影隨形手

替曰

理有施報 出於自然 如種五穀刈穫有年 如植荆棘 久則蔓延易稱善惡 必以積言 勿以其事責諸目前

是以大地有司過之神依人所犯輕重以奪人算

傳曰按北帝大伏魔神呪等經下方正北有一大海穢惡腥黑莫測邊際中有一山高十萬六千里上參碧落下風泉名曰北都羅鄧山山近水面有一大洞名曰陰景天宮周回三萬六千里中有三十六獄獄中草木皆稟自然惡毒之氣鋒銼風利甚於劍戟主此洞者名曰太陰天君助治四人一曰東斗斗中生炁君二曰西斗斗中成須君三曰南斗斗中司禁君四曰北

斗斗中司命君此洞之外山上列有六洞六天大魔各主其一即太陰天君外六曹也互相關報主執罪罰六洞宮之下又有三小官官一曰天官二曰地官三曰水官專主刑名之職最爲追呼要司也三官

之下又有九令土主即九州之主也五獄

府君二十四炁乃二十八宿之陰獄以至河海掾吏丘陵溪洞主者各各秉命列爲屬吏夫鄧都者天地司過之都司也九令五獄者鄧都之子司也令獄以下所有冥曹又屬令獄之子司也分司列局因事授職千千萬萬何可勝言不閤獄司近又置舉意司乎其司共有五案六員判官專主關達人之事始即人之起意處也善惡功過纖悉皆書既書達於更生虞公御史呂公所主之司此司得之又復籍爲二簿達於豐道中獄定予定奪二司定予司則皆青蓮寶座定奪司則皆荆棘簇黎予本二司亦自紹興二十八年置至乾道八年校幼以善而僧紀福者四方上有二千八百

六人以惡而將入荆蕪者四方却有八千七百六十一人便可見其爲善者少而爲惡者多也大抵荆蕪之獄端爲欺詐姦邪者設行住坐卧荆棘蒙縛極爲苦楚嗚呼今日身被蒙縛豈不亦猶昔日欺詐姦邪人被蒙縛乎若夫減奪之說則當隨文引證茲不復載

贊曰

天地鬼神 森列昭布 陰誅冥責 列於刀鋸 依過定罪 毫髮不恕 算既可奪 壽豈難注 不睹不聞 宜益戒懼

算減則貧耗多逢憂患

傳曰道藏紀算錄云清齋一旬增算十紀清齋一日增算十旬清齋者心齋也一經減算即爲有過之人貧耗憂患何所不有昔秦符令錢若愚早歲補官姦險狠愎在處多不成任晚益廷蹇子女淪喪觸目無聊因投詞於龍虎山叩頭禱謝是夕夢一神叱曰汝姦險狠愎奪算將盡尚何謝爲

未幾果卒。標陽尉郭郡官不得調。奇蹇迭塞。無所不至。雖至親密友。亦漸踈斥。每倦悶間。即見二物狀如猿狖。跳踰其旁。心大惡之。祛亦不可避。亦不可忽。一日乃自言曰。吾乃主世之虛耗者也。君既獲罪。故吾得以擾君。今數滿當去。可享安矣。果如言。此皆減算。則貧耗多逢憂患者也。嗚呼。與其至此。孰若速自澡雪。無令至此乎。

贊曰

人之賦壽。如木有根。隨其生植。

脩短所存。沃以膏潤。枝條滋芬。

乃或戕伐。枯悴日聞。栽培傾覆。

天何心云。

人皆惡之。

傳曰。按七星移度。經陰匿闇昧。伏姦藏欺。

不義不仁。無恩無德。北斗定為大惡人。陰

匿暗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固大惡無恩。

無德亦大惡。歟。大抵無德無恩。則功不及。

人。陰匿闇昧。伏姦藏欺。不義不仁。則害必及物。其為不善實皆一也。今為人而至使。

人皆惡者。必自取也。昔丁晉公與寇萊公同在政府。天下之人識與不識。聞萊公之名。則必許為忠。蓋聞晉公之名。則必目為姦。諛聞一善。必以歸萊公。未必皆萊公所為也。聞一不善。必以歸晉公。未必皆晉公所為也。物論如此。而鯨波之說。竟如此。豈非功不及人。而害多及物乎。經云。吾集則福生。怨積則禍至。信不誣矣。昔杜祈公知乾州。歲未滿。改知鳳州。二州之民爭于界上。一曰我公也。汝奪之一曰。今我公也。汝

何有焉。張忠定再鎮蜀。蜀中之民無不鼓舞相慶。如赤子之久失父母。知公之來。必能復鞠我也。至今戶而祝之。杜而稷之。然則二邦之民。所以喜二公者。為何如。嗚呼。與其怨積。孰若喜集。戒哉。

贊曰

西子不潔。掩鼻過之。滄浪之濁。

濯足是宜。美惡自取。尤人何為。

象貌蝟蝟。唾逐恐遲。愛人不親。反己可知。

刑禍隨之。

傳曰。太虛真人南嶽赤君曰。人若遇我以禍。但以福往。自然福德之氣。恒生於我。害氣重殃。自生於彼。此學道之大行也。然則刑禍隨者。豈非害氣重殃。恒在於身乎。苟

為不然。胡為所至。輒與刑禍會也。不聞盧劉之事乎。昔盧嬰。氣質文貌。皆是過人。人與之交。必遭橫禍。時元伯和為軍司馬。聞而不信。召與之飲。宴未終。而節度陳少游已遣軍吏縛伯和而去矣。或以告少游。少游亦不信。曰。伯和自當有罪。要何預焉。吾將薦而官之。及至潼關。則上已幸奉天矣。又有劉甲者。亦如嬰之為人。人與之交。必及於禍。士子王建獨謂不然。但人偶有災耳。甲何預焉。甲聞大喜。急往謝之。相與談論久之。乃退。未幾。建遂失火。人因目為鵠。鵬或遇諸途。無不急走避。惟恐避之之不速也。嗚呼。盧劉如此。而所至輒如此。赤君之言。豈不然也。

贊曰

人之隱隱 為於無形 厭然掩覆
更竊美名 高談理義 自詭廉清
謂可欺世 永享安榮 孰伺其後
人禍天刑

吉慶避之

傳曰南嶽壽星告太極真人徐來勒曰若能起意為善自然動與福會然則吉慶避者豈非不能起意為善而至然乎大抵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昔宋太宗作端拱樓聞董羽善畫龍水召之使畫於壁羽用意精妙半年乃成自謂天下絕筆及太宗引嬪御登樓觀賞無何太子見龍大驚立命汙漫半年工夫一旦無用卿使皇子不驚董羽恩數豈在明目范文正公鎮鄱陽有書生獻詩甚工自言平生未嘗一飽可謂天下之至飢者時士夫咸習歐陽率更字墨本直千錢薦福寺碑乃其本也公備紙墨使匠打千本俾售于京無何震霆暴作碑遂碎為數片百萬之錢一旦失望卿使碑不擊碎書生享

用其有窮乎於此益知吉慶避者非吉慶避之其福德淺薄自不能與吉慶會也

贊曰

淑慝以類 吉凶在人 譬如儀鳳
不棲荆榛 龜蜺之窟 豈產珠珍

冰雪凝沍 寒谷不春 一氣所感

當識其因

惡星災之

傳曰按十一曜大消災神呪經欲界眾生不脩正道不知有五行推運十一曜照臨主其災福至如土火留伏金木凌犯羅計字逆日月薄蝕乃至州縣播遷人民災難水火蟲蝗刀兵相犯悉皆由也又按七星神呪經天地設位乃建五行巡歷天下察無道之國觀不祥之人凡處虛域之內蠢動含生命係于天星辰凌犯彗孛衝破遂生兵災水旱流離知而逃形可全自己逆之遇害凶孽微生黎民死亡淪沉苦海然則人之有災要當自省其可但歸惡於星歟大抵惡自人為星因災之非星之惡而

人心自惡耳宋景公時彗惑守心子韋曰禍當君可移於臣公曰相所以治國家也曰可移於百姓曰百姓死寡人將誰君曰可移於歲曰歲飢人餓必死子韋曰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矣是夕彗惑退

三舍張士平知青州忽夫妻失目因棄官家居日夜禱謝一日忽有一書生踵門曰吾乃太白星官五帝星君以子久志於道且禱謝勤至遣吾下降為子療治既而不施一劑惟於宅南鑿開一井取水潑之一潑遂愈嗚呼彗惑本主災厄疾病今也乃能為宋公退舍太白本主災怪刑律今也乃能為士平療眼然則星果惡歟惜人不

贊曰

天道云遠 太空冥冥 我興視夜

瞻彼列星 榮感退舍 善言足憑
天人相與 如影赴形 視履考祥
甘后之經

算盡則死

傳曰按赤松子中誠經人有違犯皆被本命星辰奏聞上帝七星六律四時八風九宮五行先令司命奪其算紀授以禍殃然則人有禍殃乃至於死豈偶然哉必其作諸不善奪算至盡故至然也惜人莫悟浮生短世膏火相煎日失一日彈指便過況惡習難拔修行者少迷惑者多業識茫茫無有是處求之日用不免與物浮沈蕩然不反於膠膠擾擾之場欲其無過其可得乎今日以某事減若干算明日以某事減若干算減奪不已會有盡時既乏正修又多過失一死之後便有三惡險道歷然在前或為畜生或為餓鬼或墮地獄皆未可必不聞王咨以處官刻核而死受牛身乎費宜以操心黠劣而死為餓鬼乎陳堂以恃陰凌人而死墮地獄乎此皆死有餘責

而淪入三惡者也孰謂一死便了更無餘事乎

贊曰

紂有天命 忽焉以亡 文拘羑里
與齡益長 覆卻萬變 善慶惡殃
我命在我 誰云不常 彭殤壽夭
寸心自量

又有三台北斗神君在人頭上錄人罪惡奪其紀算

傳曰三台共有六星每台二星上台司命中台司功下台司錄上帝署為天曹俾主生死壽夭人有三魂上應三台篇言三尸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即上詣三台也若夫北斗乃紫極都曹為天地日月江河海之元合陰陽水火土金水之德象陳北斗精應玉清三界十方皆所統御幹旋氣運斟酌死生六甲生人各稟一元之氣方得圓形為人具是一軀皆北斗也主持人命使保天年亦北斗也又按九真帝君九陰混合縱景萬化隱天祕訣人兩眉間却入一

寸號曰明堂北斗帝君太陰九妃常處其中又按案報因緣經七星之氣常結為一星在人頭上去項三尺其人為善則光大而明為惡則光小而暗又按北斗傍通圖七真曰吾每月初三及二十七日必一下降受人懺祭察人善惡然則三台北斗在人頭上錄人罪名奪其算紀信不誣矣

贊曰

人之一身 肖貌天地 反而求之
萬物皆備 此心最靈 不行而至
神明所舍 動息弗離 福祈禍攘
無乃兒戲

又有三尸神在人身中每到庚申日輒上詣天曹言人罪過

傳曰三尸言人罪過非獨篇中言之諸書亦皆言也一云上尸名彭踞中尸名彭躡下尸名彭蹻一云上尸名青姑好代人目中尸名白姑好代人五臟下尸名血姑好代人胃命一居人頭能令人多思欲好車馬一居人腸能令人嗜飲食好恚怒多忌

少氣一居人足能令人耽色慾喜殺害閭

節撻擾五臟踴動每至庚申日與身中三

魂上詣天曹言人罪過大抵三尸言過乃

其職也按經所說修真之人先當絕去一

云三守庚申三尸伏七守庚申三尸滅守

者不寐也不欲三尸得以言其過也一云

寅日三尸游兩手當去兩手指甲午日三

尸游兩足當去兩足指甲此名斬三尸隨

所在而去之嗚呼與其百守庚申盡去指

甲孰若清心寡欲無使三尸所能惱人者

數事得以干吾方寸乎昔僧契虛志慕清

虛一日因山行爲異人捧子所導至稚川

仙都稚川曰子能絕三彭之仇乎契虛莫

悟捧子曰彭者三尸之姓也當居人身伺

察善惡庚申之日悉錄以聞然則三尸言

過孰謂不然內則守心外則去甲此修行

之初法也

贊曰

柳子罵尸 義正詞直 奮筆抗辯

出於有激 其實七情 交相蟲賊

投機乘間 肆其侵蝕 非彼巧訴

繫我逸德

月晦之日竈神亦然

傳曰竈之爲神號曰司命司人一家良賤

之命過無隱露纖悉皆言一云竈神狀如

美人貌有六女即六庚月晦日詣天曹白

人罪大者奪紀小者奪算一云竈有三十

六神能轉禍爲福除死定生驅逐妖邪遷

官益祿若依時祭禱所願必從祭竈有日

或以晦日清淨竈前香花酒果謝之亦吉

一云在天爲五帝直符在地爲五音太歲

在人間爲五音竈君竈中黃帝即世之司

命常將世人罪狀及過惡奏聞陰陽二景

記之黑簿嗚呼竈之爲神明察如是職主

奏告又如如是世人行事但取快一時豈問

家有竈神而恐懼修省乎

贊曰

紀典所錄 竈其一焉 神靈棲之

是或當然 余苟無過 子亦奚言

一有不戒 獲罪於天 無所禱也

黜祭可捐

凡人有過大則奪紀小則奪算

傳曰紀之爲說一云十二年爲一紀一云

三百日爲一紀算之爲說一云百日爲一

算一云一日爲一算大抵三百日自不可

奪況十二年乎一日猶不可奪況百日乎

謹按經云人之受生所得之算皆記在諸

天太上勅勒諸天諸地日月星斗天真聖

人將軍使者天神童子天地飛仙三界四

司獄讀官屬執錄把籍巡行考校三日一

言十日一奏百日一結不輟須臾若修善

立功則便可延年萬一造罪則立見減算

又按趙業被攝至上清校勘所見一吏方

呈押戌申生人錄其錄首具人之姓字又

降行橫列六十甲子日辰其日有功或過

皆書其下如無亦書無功則延年過則減

算與經中之言皆無以異孰謂減算爲無

耳紹興初符仲信者赤手起家方且稱意

年三十五忽至不起方委頓間自言恍然

如處曠野俄見數人遙呼曰恩

此相與引至一處乃一官府仲信因卧門側一吏自門引頭曰豈鼎州符仲信乎數人曰然吏曰此人本合飢寒以好施故能起家壽本五十有九以不燒香睡起晚今皆削盡數人曰不燒香睡起晚皆小過何至如是吏曰不燒香即是無敬奉天地之心睡起晚即是有多淫之意豈為小過數人相顧大驚曰厚德如符公尚猶以此奪盡紀算人其可自恣乎嗚呼所謂過者不待出於語言見於行事然後謂之為過但凡念起于中稍涉不正即名為過仲信之過便可見也

贊曰

命曰運續 可演而伸 命曰斷棄 促亦有因 細行不謹 終累正真

罪大惡積 乃滅其身 惟德是輔

皇天無親

其過大小有數百事欲求長生者先須避之傳曰數百事者即篇中自非義而動下迄死亦及之之說是也欲求長生之人先須

避者非餘人不必避也謂求長生之人則尤當謹避必使已行淨如明珠雖纖微賢亦不可使有也苟尚有之未得為無過之人也昔許真君行符施水治病救災於民最有大功上帝猶譴其七世不祀祖先且有貪殺^{三十一}三種之罪^{三十六}必待特赦然後拔宅輕舉水仙揚正見久以遇師登真有日上帝亦譴其少時父母貫錢輸稅正見不合擇取二文圓好者匿之名曰隱藏官物更復謫留人間一年又如陶隱居之修本草孫真人之著千金方皆是主於濟活惟是中間略取虵蟲水蛭之類以備藥使上帝亦譴其功雖及人反害物命但得尸解而已又如紫虛元君與茅君同在清虛宮校勘天下真仙得失之事煩落者四十七人復上者纔二人蓋為抱淫慾之心行上真之道非止被落又將被考三官然則欲求長生者是有纖毫微賢乎大抵欲求長生之人於篇中所謂數百事之說者須得謹避也

贊曰

神仙可學 不死可致 博採方藥 鍊神養氣 外誘紛然 可慕可喜 寧保此心 果無纖累 欲成仙道 先修人事

是道則進非道則退

三十九

傳曰道之為說見於諸書者其說甚多然曉而易見者無若中庸之說之為著明也中庸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大抵性也者道之體也道也者性之用也人欲未起之前湛然方寸即性之天也道之體也於日用間能自率性不為人欲所移即性之用也道之體也今日用之間動靜語默宜非道乎是故孔子曰何莫由斯道也行而是道也行而非非道也可行則行可止則止即太上所謂進退也第人不能率性常使如人欲未起之前所以倒行逆施以是為非以非為是當進而退當退而進也昔趙清獻公嘗曰吾畫之所為夜必焚香九拜告之于天不敢告者不敢為也蘇

黃門書陰君之言曰晝之所為夜必記之于紙不可記者不可為也此皆能自率性不使於進退之間或有是道非道之失者也能知此者有幾人耶

贊曰

道則在是 明白坦夷 所謂常道
民之秉彝 試反諸心 能別是非
一念不昧 良能真知 外是求道
斯則自欺

不復邪徑

傳曰太上曰大道甚夷而人好徑夷者平也徑者不正之路也即吾儒所謂濶臺藏明行不由徑之徑也在人履踐言之即人之履踐不正處也履踐不正自一念始一念起處其可不謹昔李退夫隱居南嶽日以不得遇師為恨一日尋幽訪深忽聞空中有彈瑟聲舉頭視之則見二人坐於木杪相對而弈退夫大喜亟往致敬方問道間俄有田婦出傍不覺反顧則二弈者已失所矣退夫不悔事已無及張木為浮梁

今縣有一廟極靈能為人禍福今至必祭以斗酒隨酌輒盡本疑為妖既祭度其醉撒席執之果一老稼已大醉矣將戮于市稼俄醒曰某死固不問然數年所貯極為可惜君雖至廉然縣道關之不為無補木纔問處則稼已躍身而去矣自此百計蹤跡竟不可得嗚呼一念纔差遂至如此所謂邪徑即此便是

贊曰

道若六路 曾幾多歧 跬步弗謹

溪谷險巖 視聽言動 以權自持
九思三省 猶恐失之 捨而他適

顛覆冥疑

不欺暗室

傳曰太上所謂不欺暗室即中庸所謂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詩所謂相在爾室尚不愧於屋漏大抵暗室者所可欺處能不欺於可欺真不欺也不聞謂聖君不欺之說乎真君戒張宇真曰但潔身守正不欺

方寸自然默符天理以此事君何懼之有然則不欺為行蓋細行哉昔張達章奉使渤海中流遇風波濤如山自分必死俄見一青衣乘一小舟而至曰仙官召君方恍惚間則已達岸仙官曰君平生不欺暗室

上帝所知波濤無足慮但復登舟吾當遣人護子達章竟得將命而返於是棄官學道遂獲登真韋行式採訪西川其姪子威侍行有老兵名曰丁約日侍左右子威覺其不凡方欲詰問則約已求別曰吾神仙也上帝嘉子不欺暗室遣吾下降更加審察今果不欺得道必矣但尚餘兩塵耳子威曰何謂兩塵約曰儒謂之世釋謂之劫道謂之塵兩塵即兩劫也嗚呼世人於青

天白日之下尚敢公然行欺況暗室乎是故超凡入聖常聞於古人少見於今日也必欲不欺在我而已

贊曰

境有明暗 心無顯幽 一念之舉
十目已周 形諸事為 洪水橫流

褒袞撻市 何必外求 不愧屋漏
心正身修

積德累功

傳曰德也者日新之謂也功也者日用之謂也苟能閔閔然如農夫之望歲汲汲然如商賈之營財今日積其德明日又積其德今日累其功明日又累其功夫所謂天仙一千三百善行之只在四年地仙三百善行之只在一年第人不能多至中廢不聞穿石禮樹之說乎紫虛元君曰昔有傳先生者自少好道入焦山石室中積七年忽遇太極真人授以木鑽使之穿一盤石戒曰石透吾當度汝石厚五尺餘傳穿之不息積四十七年石忽穿透太極真人果來度之又南嶽夫人曰昔有一人勵志於道然不知求道之方惟日夕禮一枯樹求乞長生如是不已積二十八年樹忽生華有汁如蜜其人取華并汁吞之立獲度世嗚呼積德累功雖不在於鑽石禮樹便可以見其積德累功大抵有其志者無不成

也

贊曰

聖賢有順 成已成物 仁以己任
道由性率 小善必爲 細務無忽
事在悠久 效非倉卒 能辦肯心

斷無乾沒

慈心於物

傳曰佛告普眼曰我今此身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四大各離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知此身畢竟無體和合爲相實同幻化四緣假合妄有六根六根四大中外合妄有緣氣於中積聚似有緣相假名爲心此虛妄心若無六塵則不能有四大分解無塵可得於中緣塵亦歸散滅畢竟無有緣心可見然則世人胡爲而妄執此心以爲心乎況不善用而不慈乎嗚呼此說微妙姑置勿論請以慈之一字言之佛言我有四無量心一曰慈二曰悲三曰喜四曰捨太上曰吾有三寶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爲天下先諸聖尚爾況於人手按經所

說燈燭焰上別有一種微細衆生吞食其光以爲性命人氣一吹隨吹即死是故諸佛戒人不得以口氣吹滅燈燭迦葉尊者未出家時嘗令其妻壓油飲牛妻不樂曰我不忍見此等微細衆生粉骨碎身然則諸聖所以慈其心者爲如何惟其如是所以於一切物不遺微細一切護念皆實文王敏仲七世不殺又好放生至敏仲身乃自生疑一日咨決於小法華曰以某所見不殺不放一切付之無心可乎師厲聲曰公大錯公大錯豈作空解耶面前露柱亦自無心著幾箇露柱能救得世間一箇苦惱衆生諸佛菩薩其說不爾可急懺悔無自貽戚敏仲駭然汗洽再發心放一百萬命其後持節淮南適歲飢出按拯濟舟次清河忽聞洶洶聲如數百人爭鬪疑是飢民遣人跡之了無所見心忽自悟於是策杖循河而行則見數十婦女濯宮岸側洶洶之聲正出宮中蛤蜊也悉命以粟易之得數十斛親爲誦經持呪投之中流既而